

智者见智

秋日话“蒹葭”

●董兴宝

今年的秋天,或许是“秋老虎”一直发威的缘故,似乎比往年来得晚。但如果走入山间,走进海边公园,就会发现,又一年的秋天已经悄然来到了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

傍晚,夕阳徐徐西下,染红了整个天空,一抹晚霞,从海上升起。阵阵海风吹来,岸边的芦苇,构成了一幅秋日的画卷,殊不知,这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芦苇,却被人们咏赞了三千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诗经》中的诗句。其中充满诗情画意的“蒹葭”,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植物呢?

通过查询,蒹,指未曾秀穗的芦荻;葭,指初生的芦苇。如《说文解字》对“葭”的解释为“苇之未秀者”。至此,对于《诗经》中的“蒹葭”,可以理解为“芦苇或芦荻”,甚至可以说,芦苇也是古诗词里的“蒹葭”。

实际上,无论是芦苇还是芦荻,在全国各地常见。青岛的海边或公园里,如崂山石老人滨海公园,西海岸唐岛湾公园,都可以见到芦苇。秋天的时候,簇簇白色的花序,高高矗立在芦苇枝头,随风飘荡,如同在招手呼唤人们品味秋天的味道……

千百年来,众多文人墨客以芦苇寓情咏志。

例如,唐代诗人杜甫在《蒹葭》中写道:“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唐代诗人薛涛在《送友人》中则写“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咏出了离别的心境。

不仅我国的古人如此,在一些西方人眼里,芦苇同样充满诗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其实是一种诗意形象的比喻——人的生命如芦苇般脆弱而优美,低头而轻松,沉思而快乐。

在现代都市人的眼中,芦苇或芦荻是一种园林景观植物,然而在过去的年代里,它们却有许多用途。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或许都曾记得,曾用过芦苇编制的席子,用过芦苇编制的斗笠,芦苇秸秆还是农村盖房子的屋顶材料。

现实的芦苇固然有价值,而飘荡的“蒹葭”也富有诗意。不过,在历史上,对于芦苇的寓意,也有贬义的内容。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所写《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引用了一个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以此批评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人。这个著名的楹联,出自明代大学者、《永乐大典》总编纂解缙。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金秋时节,夕阳西下,如果你在海边偶遇了芦苇,又会想到什么呢?



因视频比读书轻松、直观,现代人读书越来越少。比如《动物世界》直接展现弱肉强食的原始生态,食物链顶端的猛兽为所欲为,弱小动物被迫采取集体行动,尽力躲避强敌的伤害。自然界动物的智力和认知水平弱于人类,但对生命延续的强烈意识却不亚于人类,做出的牺牲也超过人类。这种超越自我的牺牲,可称之伟大。

人类的自我认知比动物的自我认知更复杂。动物的自我认知只有自然性,而人类除了自然性还有社会性。许多民族通过精神寄托和心灵关怀,使遭受饥饿或病痛折磨者得到了精神安抚,抑制了肉体痛苦,达到了超越自我的预期。

中国是文明古国,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关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如《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一论述代表儒家文化核心,也成为古代中国发展的主流思想。封建士大夫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引以为傲的奋斗目标,也把“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作为君子的标准。中国先贤所提出的明德观点,本质是引导人们从“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的低价值观中跳出来,进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较高价值观中,最终进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超越自我的最高境界。受这种文化的倡导,韩愈、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用卓越才华舍生取义、辅国治政,创造出中华文明的高峰,成为华夏子孙的骄傲;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武将,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刻,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国捐躯,成为民族英雄,被铭刻在历史丰碑上,感召着炎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铸就了中国长城。

超越自我往往会牺牲自我。作家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后,写了一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记录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复杂经历。从萌发创作念头到完成巨著,路遥用“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用十年的青春和生命换来了作品的成功。十年里,他晚上写作,清晨入睡,中午起床。第一部写完,身体透支;第二部写完,病情严重;第三部写完,住进医院。写完《早晨从中午开始》不久,四十二岁的路遥与世长辞。“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他的创作历程,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用生命之光照亮他人的过程。

怎样面对人生,怎样看待自我,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对多数人来讲,人生目标是衣食无忧,在“小我”层面享受物质的满足;满足物质需要后,不少人开始冲出“小我”拥有了“大我”,将人生目标确立为追求精神幸福;满足精神需要后,一些人开始超越“大我”进入“无我”。追求“无我”的人可能不会名垂青史,却会拥有高尚的人格,广阔的胸怀,不求做大官,努力做大事,在为民族和社会努力奉献中,不断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使个体生命得到升华。

心灵花园

超越自我

姜兆义

时间碎片

旧金山湾区漫笔

●邢海

不知不觉,已在加州旧金山湾区工作、生活了近二十五年。湾区虽不像纽约那般喧闹繁华,但内涵还是蛮丰富的,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斯坦福校园、金门大桥、加州科学馆等众多地标打卡地。

相较于打卡地的热闹,位于旧金山北湾瑞施蒙特市的罗茜·理维特二战后方国家历史博物馆极为低调,几乎鲜为人知。驱车前往,抵达导航地图上的标识点,太过简陋的馆区与“国家史馆”实在对不上号。

此处展馆是2010年免费对外开放的,是湾区的公益博物馆,主要展示二战后方军工遗址、遗物、史料。展馆近旁的厂房和烟囱是翻修后的原福特汽车装配厂遗存,遗憾的是当年遍布整个北湾的船坞已荡然无存。展厅中的二战史贴画《We Can Do It》创意灵感来源于传奇铆工罗茜,意喻“妇女能顶半边天”,与汉文化的“男儿出关御敌,女儿纺线支前”有异曲同工之妙。二战时大出风头的军用吉普车,曾风靡半个多世纪。

刚到旧金山湾区时,最向往的地方,不是久负盛名的金门大桥,而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遗址。这与我的一段记忆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常有飞天牌茅台酒。出于好奇,我总想找机会

偷尝一下。终有一天得逞,好不快意。奇怪的是,成年后再喝茅台,怎么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口感了。中国人追捧茅台,大多是因为茅台拿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原由之二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称谓让人困惑:为何巴拿马万博会的举办地不是中美洲的巴拿马,而是在八竿子都扯不上的北美洲旧金山?后来得知,19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巴拿马原宗主国哥伦比亚购买巴拿马运河租借权的提案,随后提案变法案,次年生效,即自1903年起,巴拿马运河事务就成了美国“内政”。为庆祝巴拿马运河1914年通航,作为“运河主人”的山姆大叔,将举办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地址确定为因淘金热及西部铁路开发而崛起的旧金山。

艺术宫就是专为巴拿马万博会展示艺术品而建的。因原设计未考虑永久性保留,到20世纪中叶,艺术宫的主体建筑已濒临崩塌。当今的艺术宫由慈善家沃尔特·约翰逊捐献200万美元,加上外界集资180万美元重建,于1967年开放,成为当地永久性地标。相比仅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百余岁的艺术宫也称得上一本厚重的史书了。仰望其简朴典雅的穹顶,想象着当年巴拿马万博会的盛况,令人感慨良多……

人生真味

游走在田野上的嘴巴

●邱素敏

我的童年,是在田野上晃悠时晃丢的。田野是免费的娱乐场,也是让饿瘪的肚皮不再咕咕叫的最好去处。能够迅速填饱肚子的,不仅有地上长的草,还有地下藏的根。

冬天总是太长,就像那一道道梯田望不到头。好不容易盼到春天,水缸里的冰凌还没完全消失,就选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约上三五个伙伴,扛着铁锹,挎着篮子,吹着口哨,直奔田野。

田野里的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被人类招安的草,摇身一变就成为庄稼。而长时间挤不进地垄的就成了草,比如沟沿上大片大片的茅草。

一铲下去,白花花茅根就跑了出来。茅根在地下睡了一冬,身子肥,皮肤嫩,个头高。顾不上满手泥巴,掂一根在衣襟上蹭蹭,“咔嚓”就是一口。那个脆,那个甜,比现在吃甘蔗还过瘾。

挖茅根是个力气活,小小身体还没有铁锹一半高,挖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几个孩子轮换着挖,等篮子变胖了,就躺在背风处开吃。吃得鼻子上嘴巴上都是泥点,吃美了抬起衣袖抹抹嘴,四仰八

叉开始睡觉。被暖暖的阳光抚摸着小脸,一个个破衣烂衫却快活得像群小老鼠。

除了茅根,田野上还有各种草是我们的美食。有开着小黄花的,叶子细小柔嫩几乎没有茎,揪一把塞嘴里,酸酸爽爽,比从花奶家偷来的青杏还刺激。有叫老婆子脚的,果实指甲盖大小,里面藏了很多豆宝宝,扔进嘴巴能“咯吱咯吱”嚼出声,满口清香。

游走在田野上的孩子吃草,也吃各种虫各种鸟。没上学的孩子每天赶着牛放牧,牛像收割机在地上边走边啃,牛群过去,绿毯上就有了冒着热气的牛粪。不久,牛粪就变成了小土丘,小土丘会拽住所有孩子的目光——名叫“屎壳郎”的家伙躲在下面,模样很丑,但肉很好吃。我们灌水把它逼出来,扔到火堆里烧熟,吃得满嘴满脸都是黑。

还有树上胖乎乎的花豆娘,雨天满地爬的水牯牛,又笨又呆的蛴蛴,饥饿的我们几乎都吃过。

人在安逸的时候,总不会好好地静下来,去大自然走走,聆听大自然的话语。当一个人能够真正静下来,仔细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或许才会明白什么是对所有生命的敬畏。